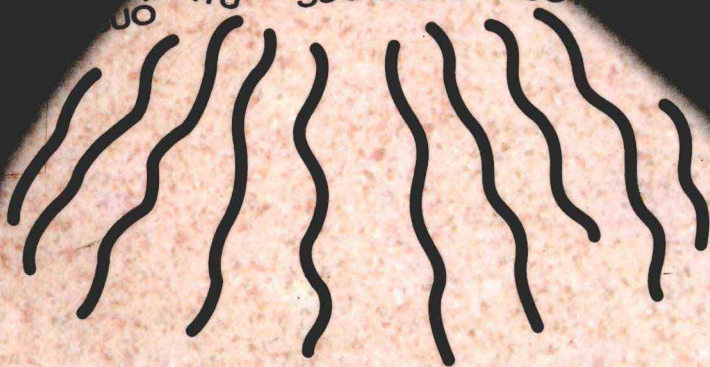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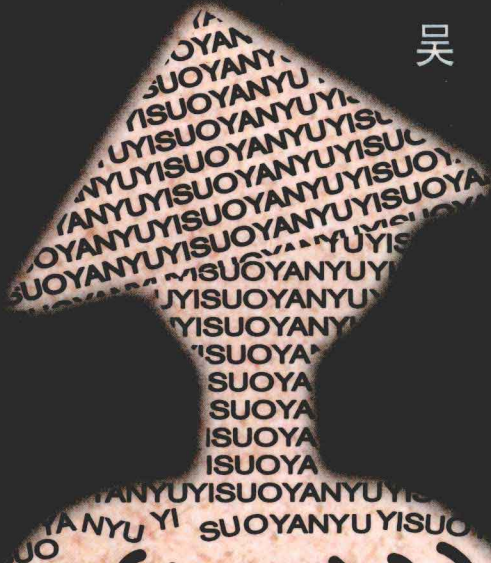


雨烟蓑一

吴 昉○著



贵州民族出版社

吴 昉○著

贵 州 民 族 出 版 社

一蓑烟雨

(黔)新登字 04 号

责任编辑：周国茂

封面设计：琰 殷

书名：一 蓑 烟 雨

著者：吴 昉

出版发行：贵州民族出版社

印刷：贵州省图书馆印刷厂

开本：787×960 1/32

印张：11.5

字数：180 千字

版次：1998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ISBN7-5412-0806-X/I·256

定价：13.00 元

作者小传

吴昉，布依族，贵州独山人，1943年11月生。贵州大学艺术系毕业。本名吴继芳。别人观其名，多次误为女性。遂“别”此名，想遏其误，并无欺世盗名的野心。

从军三十年，行军，打仗，坐机关，官至贵阳军分区政委。为换另一种活法，转业做省人防办主任，民政厅副厅长。学习七年经济，学懂一个句号：不见鬼子不挂弦。滋味相当艰涩，活得也不潇洒。

生于穷乡僻壤，本无文墨家底。幼时为猪放哨——家那地方，猪牛共关一圈，喂猪食时须人镇守，阻止蛮牛抢吃猪泔——趁机偷看《白蛇传》，投入进去，竟忘了岗位职责，蛮牛把猪槽舔净，瘦猪仍嗷嗷叫唤。但母亲经常装做不知，便壮了他的贼胆，遂养成爱幻想的毛病，竟也兴起而舞文弄墨。直到“知”了“天命”，方才混进中国作家队伍。

半路出家，不懂规矩，无甚约束，啥都想写。迄今发表百多万字，也未激起文坛小朵浪花。主要作品有：散文集《太阳女》、《河东集》、《横生集》、《响水兰》、纪实文学集《丛林轶事》。《一蓑烟雨》乃作者第一个中篇小说集。

目 录

悠悠樟江水	(1)
满妹利德塞	(22)
黑玫瑰	(75)
一蓑烟雨	(122)
租来过的日子	(199)
名誉丈夫	(262)
后记	(331)

悠悠樟江水

遥远的樟江边，樟江水悠悠。

悠悠樟江水，悠悠地讲着一个不老不新的故事：老水爷七十五岁了，小水崽才二十五岁。整整七十五，齐齐二十五。爷孙之间，竟悠悠的隔着整整五十年，悠悠的缺着整整一代人。中间的大水，老水的儿子，小水的老爸；大水的老婆，小水的妈妈，都已不在人世间了。大水走了二十年以后，老水奶奶想儿子，也追了去了。现在而今眼目下，爷爷老水伴着孙子小水，孙子小水陪着爷爷老水，守着樟江岸边一栋靠山临水，单家独户，前不挨村，后不着店，既像布依人家干栏式建筑，又似苗家水家吊脚楼一样的瓦房，巴心巴

肝，相依为命，炊烟袅袅的过日子。

爷爷，单家独户的住在这儿，既离村，又隔寨，孤孤零零，冷冷清清，一点也不方便。要不搬到春水村？要不搬到小围寨？和大家住在一起，那才好啊。小水崽有次动了感情，就劝老爷子说。

老爷子沉默半天，好像是在激励小水崽，又好像是在坚定自己，说：瞧你这熊样，还想搬进寨子去住？要搬也可以，等我死了以后！

为什么呢？不管你怎么问，老爷子就是不愿意过细解释。

有人说，这是老爷子的大秘密。可是谁晓得呢。围寨小学的语文老师蒙素华，曾经担心地说过，像老水爷家这种架构的家庭，一旦发生了矛盾，中间便没有人来缓冲、调和和解化。

这话说得极是。最近，老水爷日气小水崽，说他数典忘祖。小水崽疙怪老爷子，说他刻板僵化。一犟一僵，两爷孙就不说话。以至堵成死水，挽成疙瘩，僵持了好长时间，就是疏理不通，化解不开。就像老水牛踩进烂泥塘里，拔不出脚而愈陷愈深；又好比拔河绳挽大疙瘩，松解不开就越拽越死。

在老水爷和小水崽之间，本来有个好姑娘，就是小水崽的对象，老水爷还没过门的孙媳妇，下坝村的水家妹子——水花妹，既可当缓冲剂，又可当粘合剂，但现在还算不了数。因为小水崽说，

现在还不想结婚，结婚是坟墓，结婚就完了哩，玩几年再说。

你看看，你看看，说他妈的什么卵话！老水爷这气生的，差不多达到了咬牙切齿的程度。

等他气缓气顺了，才又对着老樟树疙瘩说，唉，如今的青年人呐，谈起恋爱来，比当年老子们对山歌还随便，还撇脱，简直是想唱就唱，不想唱了呢，就他妈的变音，变调，变味，简直没个规矩。人心不古，民风不纯，久哩罗！

青年爱理想，老者爱怀旧。青年的想风流自在，年老者急着要传宗接代。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本都是无可非议的。可是，要理想的，要风流的，就只顾紧紧盯着前途上，一波催三浪，三浪下柳州；爱怀旧的，爱香火的，就总死死缠着旧梦不放，三步九回头，执拗苦追求。这一来，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

所以，有人就说了，如果这一老一小各想各的，异径以求，互不干涉，相安无事，那倒也罢了。然而不行，无论他们想的做的，只要放到实际之中来，就不管你咋想，就总是丝丝缕缕，相因相袭，相碰相撞，扯不脱，割不断，理还乱。

有时候，竟震得吊脚楼直摇晃，房上的灰尘飘悠悠沙簌簌往下掉，开着锅盖就做不成饭。

小水崽一句话，竟像颗石头投进了水潭里，一石激起千层浪，把老水爷的美梦，全都冲尽荡光。

那天小水崽一声唢呐，卷起阵风儿回到家，就非常高兴地告诉老人家：爷爷，我想把我那个日本朋友——啊哟啧啧，远天远地的小水崽，深山沟里的青年布依汉子，也有了个外国朋友，真稀奇得可以，新鲜得可以啊——小野太郎先生，请到家里来，打次平伙（布依话：聚会一次，打次牙祭，吃顿家常便饭的意思），人家并不图啥子，就只想尝尝我们乡下的地地道道的风猪味道。

老爷子乍一听，眼睛就鼓得像牛卵子那么样大，先是吹胡子，后是瞪眼睛，接着就急急火火地说：什……什么，要把日本朋……友，请到家里来吃饭？怕是太阳出来，撞倒东山的大山岩了罗！

接着，老爷子就猛然咳起嗽来，就憋住了老气，好久好久喘不过来。他这老气一堵，就把满脑子的脑水全憋乱了，轰轰然嗡嗡然，像是要爆炸！

小水妹后来就埋怨小水崽，说你也真是的！你该是知道的啊，老爷子说自从他当了古稀之人之后，就经常爱做美梦，成了个梦人儿了，你咋跟他说这些。

小水崽想想，也真是的哩。清清的樟江水，高高的古榕树，密匝匝的喀斯特原始森林，路旁如火如荼的英雄树——凤凰花，江边吱吱呀呀悠然自转的大水车，河坎下边整天轱辘碌碌飞转不停的水碾房，四梁八柱三开间的布依人家，青瓦覆

盖木板墙的水家村寨，高坎高屋高卧的瑶家门楼，红火辣太阳之下水汪汪的梯田坝子，甚至小女孩过年踢的鸡毛毽子，小男孩打得罗罗转的陀螺儿，老水奶奶最会做的香喷喷的五彩糯米饭，小水崽妈油炸来孝敬老人的又香又脆又酥的米花团……樟江两岸的山山水水，草草木木，村村寨寨，人人事事，都会成为他做美梦的对象。你叫爷爷咋个不爱做梦嘛！

而且，不知是何道理，梦中见到这些东西，虽比实际上看到的要远一些，但却朦朦胧胧的美丽得多。小水崽若有所思地对小水妹说。

这一提醒，小水妹好像也想起许许多多的什么来了，说：是罗是罗，你看看嘛，只要三天不做梦了，老爷子就着急，就睡不安稳，就唠唠叨叨：咋搞的，老水奶奶才走两年，没回来几趟也累了，就不来托梦了？

小水崽十分赞成小水妹的分析，接上去又补充道：对对对，老人家要是这样自言自语念念叨叨起来，就从早到晚没完没了。在他面前，你不能提及他身边的那些旧物，什么旧犁耙呀，土撮箕呀，长马刀呀，棕蓑衣呀……还有那根像钓鱼杆一样的紫竹赶牛鞭，老爷子下广西挑红糖到贵州卖的柏木扁担，从柳州赶马帮驮盐巴到都匀卖的马驮架子，还有参加修筑黔桂铁路的洋镐……

小水妹思想闸门被打开了，想起来的就更数不清了，便抢着又说：尤其是不能提他那枝

挂在蚊帐里头，长年与他相伴的七尺长的老火药枪……

提起这杆火药枪，小水崽一激凌，就打了一阵寒颤。他害怕会惹起什么灾祸，赶忙制止小水妹，不让她再说下去了。

小水妹闭上了嘴巴，不敢再吭气了。反正他俩都很了解爷爷，都非常明白：不管爷爷的哪一物件，都有一段风情，都有一串故事，都有几首赞歌，都有几声叹息。这许多物件，就是老爷子的历史，就是他不平凡的经历和拼死奋斗创造的辉煌。总而言之，老爷子就像舍不得手中的那根捏得又玉又亮的紫竹鞭烟杆一样地留恋这些旧物。

老爷子并不回避他的这种偏向。私下里，他曾经跟水花承认过的：是啊，时光易逝，流水无情，世事飘零，旧梦破碎，蓦然回首，魂牵梦绕，过去了的一切都变成了美好的回忆。只要寻着这些旧梦，眼面前就影现一种似梦非梦如真如幻的风景，感觉上就升起一种缠绵悱恻温情脉脉的感情，心里头就产生一种无助无奈似是而非的满足，就总是好像看见到了一种总想维护而又模模糊糊不明不白的利益。

然而，这一切，都被小水崽那句话搅掉了。那一夜，老水爷就尽做恶梦，长长的做了一夜恶梦……

阴冷冷的冬月，天色就总是灰灰蒙蒙的。飘过一阵子雪花了。老鸱呱呱呱地鬼叫，声音都冻僵了，叫着打颤颤。谁能想得到，跟着这场严寒来的，竟是日本鬼子冒着火的咣咣咣的大炮声。黎明关上，顿时冒起一片浓烟，燃起一片火海——小水崽哩，你小子听着，那年我跟你现在一样年纪，也是二十五岁。困兽犹斗的日本鬼子，从桂北进攻黔南，陷麻尾镇，破黎明关，占独山城，掠荔波县，铁蹄踏进了我们祖国的大西南，蹂躏到了我们的家乡，血洗了整个樟江流域。正面据守黎明关的那个“国军”连队，奋起狙击，一次打死了二十多个敌人。但是，由于“国军”忽视了侧翼，鬼子从小路包抄上来，“国军”腹背受敌，当即撤退。这一仗，我站在黎明关旁边的蒙家坳上，看得清清楚楚，日军的罪行，罄竹难书……

日他妈的个老×，怎么搞球起的，黎明关就失守了。血红的火海，火红的血海，逆着樟江，燃烧而上，淹没而上……大火烧过了刘家坳，血海淹过了蒙家坳，大火和血海又烧过了淹过了谭家坳了……鬼子打到洞塘了，打了两天两夜了，

抬下去了一百五十多具尸体和伤兵……
鬼子血洗板板寨，一排排的枪口对着几十个男女老少，呜里哇啦地喊，嗒嗒嗒不停地扫射，人一倒一大片……

啊，狗日的，包围了老子的家了，家被掳光了。那是谁？是老大哥，他走慢了一步，没有躲脱，被鬼子抓住了，鬼子要逼他去挑粮，像韦老五一样被逼去挑粮，大哥不干，不干就被推押到院子里，就被捆绑在天井里的那棵系马拴牛的大柱子上……鬼子就用刺刀捅，鲜血喷出来，肠子漏出来了……

狗日的！老子跟你们拼了……

老水爷一蹦而起，不顾一切，从高高的崖头上，扑腾而起，纵身往下一跳，就想把那端枪的鬼子，一拳砸进地底下去！

哎哟……不想这一拳砸下去，恰好砸在床边的樟木大平柜上。疼醒过来，却是一场恶梦，激了一身的汗。被子早被他一脚踢飞到床下，飞到屋子那边的角落里去了。

老水爷病了，还发起了高烧。小水崽和水花妹，急火火地从宝石矿山赶来看他。

小水崽轻手轻脚地给老爷子端来一大碗紫姜红糖水，送到床前时，老人家瞪着眼睛问道：小崽子，先头你说什么来着？

尽管发着高烧，老爷子还很清醒。

水花妹急忙替小水崽解释道：爷爷，我们孔雀宝石有限公司的日本合资老板小野太郎先生，现在正在厂里指导工作，他和小水关系特别好，小水想请他到家吃顿饭。

老爷子这一回可是听得清清楚楚的了，他鼻子一哼，像砍青杠木一样硬梆梆的说：想请日本人进我的家，除非门槛倒了！

水花妹想，不管老爷子如何发脾气，如何冒鬼火，总要给老人家说清楚。于是，她笑嘻嘻又补充说：人家小野先生听说你老的经历，还说要专门找你摆谈摆谈；加工厂开业的时候，请你去剪彩，去放爆竹。

水花妹就绝对没有想到，这一下竟会触怒了老爷子，他大吼一声：不要讲了！随即气呼呼一巴掌扇去，把碗紫姜红糖水，全部打翻在地。

水花妹吓得退出房间，半天不敢吭气，生怕又惹怒老人家。

小水崽在火塘间跺着脚叹气：唉，老古板，老糊涂，老脑筋！又没有哪个得罪你，凭白无故日野火。

水花妹反倒出来劝道：不要这样想，不要这样说，假如将来你也这样老，说不定你比老爷子还要古怪。

小水崽一时根本听不进去，一肚子的气鼓气胀，只是不敢发作。

老水爷这一病，确实不轻，拖了一星期才见好转。毕竟年纪大了，经不起折磨，一病就衰，苍老了好多。

等不到老爷子康复，小水崽和水花妹就替换着，一边看护老爷子，一边上工地工作，加快矿山建设。水花妹当会计，小水崽任技术员，都是很离不开的人儿。

不管两个小家伙哪个走了，老水爷都觉得屋里空荡荡的，很不是个滋味。这时候老爷子才感到，实在不该对他们发脾气。比较起来，这一对孙子还真懂事，不像那帮鬼打崽啊。

鬼打崽们就会气人。那天在水碾房碰着了，鬼打崽们就挤眉弄眼对老爷子说：老爷子，如果当初你们不把鬼子打跑，今天就用不着又磕头又作揖，低三下四再把人家请进来。

老爷子耳朵不背，听罢抓起块大石头，抡睛鼓眼，一蹦八丈高：日你家老砍娘，这是什么卵话?!为了几个臭钱，就要侮辱老子们整整一代人，要不是看在你爹娘老子的脸上，我几石头砸死你几个龟孙子!

鬼打崽们根本就没想到，平日里温柔敦厚和蔼可亲的老水爷，今天咋会这样凶神恶煞怒气逼人!于是拔腿就跑，那里还敢再看他一眼。

老水爷回到吊脚楼，说啥也想球不通。他转来转去老是想，这几个鬼打崽，咋会变得这个样

的坏，那小日本给了他们什么猫药吃？老子就不信，樟江还会让人摆布！

于是，好几个人好几次看见，老爷子把他的那支火药枪拿出来，抹了又抹，擦了又擦，直至油光锃亮。然后，他眯着眼睛，颠来倒去欣赏着油光锃亮的火药枪，脸上浅浅的浮着一层微笑。

老爷子的这支老火药枪，名为鸟枪，可曾摆倒过几只大象似的老野猪呢！

这一夜，老水爷又做了一整夜的恶梦……

啊呀呀，董家村燃起了大火，冲天的大火啊……几十户人家都烧着了，烧红了半边天。狗日的鬼子还在村子里掳抢粮食，宰杀猪牛，在村子前面开塘捉鱼……

老子我扒在高岩洞口往下看，实在看不下去了，全身好像都被火烧着了，火辣辣的钻心钻肝的疼！实在忍受不住啊！于是我举起火药长枪，振臂一呼：杀狗日的！于是我领头率着在山洞里避难的二十多个布依、水家青年汉子组成的民众自卫队，端着十多支火药枪，还有几支步枪，突然杀下山去。一排枪声响起，三个日军当场毙命，还有几个受了伤，其余二十多个鬼子，抱头躲进了大草坡，像

秧鸡似的藏头露尾，东一下西一下地往外瞎放枪。

老子们一转身，钻进了身后的树林里。于是我把小牛角一吹，山顶上的乡亲们就往山下滚擂石。狗日的鬼子经受不了了，只好又钻出来。我首先抬起我那支七尺火药枪瞄准了，扳机一抠，撂倒一个。汉子们接着打了一阵排枪，硝烟弥漫，震得山响。如此三个回合，把敌人逼进丛林深处，再不敢出来。

咋办呢？我突然心生一计：到敌人躲藏的草坡脚下去，放火烧！但这样做太危险，乡亲们不同意。我急了就说：不杀他们，不烧死他们，我们就不能活下去！这时候，敌人乱放的一颗流弹飞来，打穿了我的左臂。我根本不把这当回事，扯块汗衫包裹好，又投入战斗。

我背了把柴刀，带上火柴，钻进密林，绕小路下山，在鬼子躲藏的坡脚，处处放起火来。十冬腊月，干茅草一经点燃，便腾起熊熊大火，呼啦啦向敌人烧去！鬼子耐不住，满坡乱跑，哇哇狂叫，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哈日本——水族话，杀鬼子的意思——山上山下，杀声四起，山鸣谷应。自卫队群起攻之，排枪打，擂石砸，大火